



卡·苏·普里查德著

沸騰的九十年代

沸騰的九十年代

[澳大利亞] 卡·蘇·普里查德著

貝 金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
THE ROARING NINETIE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5

沸騰的九十年代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 1422 字數 420,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8 $\frac{3}{4}$ 插圖 3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1500 冊

定價 (3) 1.65 元



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

中譯本序

《沸騰的九十年代》被譯成了中文，使我感到十分榮幸。

請允許我向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本書的譯者們表示感謝，由於他們，中國勞動人民才能夠讀到了這個關於澳大利亞勞動人民的故事。

《黃金的里程》和《有翼的種子》兩本書，將寫出那些採礦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們，為爭取較好的生活和勞動條件所進行的鬥爭的進一步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他國家文學的興趣，說明了這個國家在文化事業方面的崇高目的。數百年來，億萬男女一直在貧困和壓迫之下掙扎，對於今天已為他們解除這種重擔的一切同志們，我寄以無限敬愛之意。

卓越的詩人白居易在千年以前，曾希望有一天會出現的賢明政治的“萬里裘”^①，今天已蓋裹着整個中國了。

我時常引用這首詩，現在，中國人民的天才和偉大的成就已使詩人的夢想變成了現實，這使我感到無限歡欣。

我確信我們兩國在文學藝術上的思想交流，將會增強澳大

① 白居易《新制布裘》一詩中有“安得萬里裘，蓋裹萬四垠”句。

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为两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开辟道路。很多澳大利亚人都为我们政府目前的态度感到羞耻。

愿中国人民在争取幸福的伟大事业中，打破一切对和平和进步的威胁，继续前进，永远胜利！这是我为这新的一年和未来的一切年代提出的衷心的祝祷。

卡·苏·普里查德

1959年1月于西澳大利亚格林蒙特

原 序

在这部关于西澳大利亚金矿区的小說里，我不仅要描写几个人物的生活，还要叙述出这门工业的历史。

我用了几年的工夫搜集材料：我到金矿上去生活和工作，同年老的探矿者聊天，听他们談講早年的经历和多次搶矿的情形，我翻阅了所有的旧报纸，把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材料差不多都讀遍了。不过書中的故事主要是叙述两个人的回忆，这两个人我叫他们丁尼·奎恩和莎莉·高夫。他们的一生遭遇都是据实写下的，其他各个人物也都有最初去开拓金矿区的真人作为依据；当然，我必须避免照相式的描写，那是违反常理的。

在这片广闊的背景上活动的人物是那么多，要想全給他们找一个始終沒有同金矿区发生过关系的名字，的确是很困难的；但这里除了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或傳說中人物外，我完全没有采用真人的名姓。

特別在叙述关于采沙金权利的斗争时，凡是参加过这一斗争的人，我把他們的姓名都保存下来了，也保存了他們的某些发言，因为这些发言比我們的臆測，更能表达出当时的人們的情緒。

《沸騰的九十年代》是計劃写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

三部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丁尼·奎恩和莎莉·高夫的经历以及金矿上的故事。

我要感谢《卡尔古尔里矿工报》发行人在我搜集材料时给予我的帮助；也要感谢约翰·马歇尔在《为黄金而斗争》一书、居耳斯·雷塞德在《黄金时代》一书、阿瑟·里德在《当年实况》一书中所作的记载；这些书里都有许多宝贵的真实材料。

卡·苏·普里查德

第 一 章

在晴天的干燥空气里一股烟雾高高升起。它好象是生物嘴里呼出的一口气，从一个低低的山坡上升，越过一片长满灰秃秃灌木丛的地带，向遥远的天边飘去。东方旭日初升，天空闪耀出一片瑰丽的光彩。

睡在营火旁边的那些黑人活动起来了。一个小伙子把火堆里冒着烟的木头拨在一起，拾起标枪，站在那里凝神眺望着辽阔的原野猎场。他张着鼻孔，在早晨的空气里嗅寻着猎物的气息，但忽然觉得大气中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他光着身子紧张地警惕着，两只黑眼睛向远处搜索。

“吁噢！”他的警告的声音，和梟叫一样地凄厉刺耳，震荡四周的空气。

躺在营火周围沉睡着的人们踉踉跄跄地爬了起来，拥到他的身边来。

南方远处，在一大片茂密的灌木丛对面，有一股灰尘悬在空中，缓缓地移动着。男男女女都注视着好几哩以外的那股向他们慢慢飘来的灰尘，喧闹中夹杂着恐惧和激动。

这是当地的一个小小的家族：一个老头儿，三四个壮年汉子，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他们都知道，在朦胧的天幕上的那股

主霧，預示着有許多人畜就要來占據他們的獵場了。這些人的火棒^①能噴射出死亡，這些人會打埋伏，不論抓住哪個土人，就叫他去替他們找水。要不就是給這些白人找他們尋求的寶貝——黃金。這裡的黃金都被主土掩蓋着，潛伏在夾在風化的山間岩石中的干涸的河床里。有些白人死在這曠野里和砂石重迭的巨縫間，因為他們的才智法術都不能幫助他們在旱季里找到食物和水。

從前也會有更多的陌生人和四條腿的動物到過這裡，他們吸干了水潭，吓走了野獸，發瘋似地尋找黃橙橙的石头，把土地掘得千瘡百孔；黑人怕的就是這種石头，因為這給他們帶來了浩劫。

不多一會，婦女們拎起提水箱，抱起孩子，男人們收拾起標槍，擲標槍器和飛去來標^②，從當地逃走一空。在樹叢、白玉草、响聲植物和開滿毛茸茸黃花的桉樹中間，這群黑的身影飛速穿過，姿勢象樹木一般的柔美。他們象樹影般在樹木中間移動，急促而搖擺的步態宛如細長強勁的樹干被風吹彎了腰。

這些獵人繼續前進，四下里散開，慢慢看不見踪影了。老頭兒帶着婦女孩子穩步地向東北走，那里有一脈低矮的青山，蜿蜒起伏，橫在天邊。就這樣慢吞吞地走着，到了晌午，這伙人已經走出不少哩路了。

有一個年輕女人落在後面，一位老婦人就退下來陪她一塊走。這個懷着孕的少婦跟着老婦人離開這批趕路的人，沿着暴雨在結實的紅土上沖出來的崎嶇小溝走去。這個少婦走的很慢，

① 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用以取火的腰束棒子，這裡他們把白種人的火槍誤認為火棒。

② 一種擲出後仍能飛回的武器。

而且越走越慢了，吁吁地喘着气。她抱住一棵树，想在树旁边一屁股坐下，可是那老妇人回头看见了，骂起她来，催她继续往前走。她们走到一处有几块大圆石头围着的浅浅的洼地，坐了下来，老妇人把提水箱、小皮袋和棍棒都放在地上。她拿着火棒扒拢了一些树叶和树枝，小心翼翼地把火棒掩盖起来。

接着她爬上岩石，目光越过一块久经风雨侵蚀的圆石上边，焦急地四处探望。一块岩石上的一个浅洞里，有一泓清水。她高兴地轻哼了一声，爬下来抓起她那盛水和食物的盛水箱，重新爬上岩石，自己喝了个够，又灌满一水箱带给少妇。在一片翠绿的桉树丛旁边，她用手把地上的小石子扒开，清出了一大片升火的空地。

干叶子和枯枝在火棒上面闪出了火焰，化成了一堆冒着烟的火烬。老妇人蹲下身子，弯腰拨拢火烬，又加上些干柴，接着，她在火焰上堆了些青树枝，立刻冒起了一股香喷喷的浓烟。少妇吃力地站了起来，在烟雾里蹲下。半跪半坐，喘着气，使着劲。老妇人离开她站在一边，跺脚拍手，尖声狂叫、边骂边唱，片刻间，一个婴儿在一片寂静中呱呱哭起来。

老妇人从小皮袋里拿出一条头发绳，先把婴儿脐带扎紧，再用大拇指的锋利的指甲把脐带掐断。她照料着产妇，婴儿躺在地上使劲地哭。接着，她拿皮袋里腐臭的脂油抹在婴儿身上，再搽上一层火堆里的细灰，把他放在母亲身边。

她拖来一根长长的枯树枝架在火堆上，让它长时间慢慢燃烧，然后她也直挺挺地躺在母子旁边。不久，三个人都在那树丛底下睡着了，一片活动图案似的树丛暗影投射在结实的红土地上。

他们都还睡着，只有树叶的簌簌声和小鸟儿怯生生的啁啾，

打破了沉寂；到天色向晚时候，两个白人穿过树林来到了这里。这两个人拿着拉开扳机的手枪，望着营火的烟头警惕地向妇女们躺着的地方走来；这时只有在沉重的皮靴下滚动沙石格格作响。老妇人看见了他们，翻身跳起来，抓住她的掘棒，拼命叫喊。

跟她同族的男人是谁也不敢侵犯这禁地的。即使是孩子的父亲，也得等老妇人和产妇回到远处山中一个水潭旁部落聚会的地方，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

这两个男子口渴了。他们向老妇人打着手势，表示他们要水，随手已把手枪插回皮带里去。她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凶野的目光和干瘪的面颊，还有那只能勉强对她说出几个字来的肿胀的舌头表明什么。水潭里的水少得很，她本来极不愿意指点给他们，但是最好还是打发他们走吧，所以她就爬到岩石上的水穴跟前去。他们在后面跟着。

那两个人没有舍得多喝，却装满了他们的水囊。他们又把马牵来，把水筒的一滴不剩，都放在毡帽里给马喝了。老妇人瞪眼瞧着，嘴里不住嘟嘟囔囔唠叨着。他们大声嘲笑她的阴沉的愤怒。

后来，他们打了几只飞到水潭旁边来喝水的野鸽。把野鸽在火上烤着吃，却从鞍囊里拿了几小块硬梆梆的咸肉给老妇人和少妇。她们吃是吃了，可是当这两个人打算在火堆旁边过夜的时候，她们才越来越感到害怕。老妇人警告少妇，天一亮就得准备逃走。几哩路内没有水，她们要不停地走一整天，才能到达下一个岩穴。

白人问她们到哪里才能够再找到水。老妇人假装不知道，她什么也不愿意告诉他们。他们又打算跟少妇谈话，她也是绷紧着脸一声不响，只是抱紧孩子，用吃惊和愤怒的眼光瞪着他

們。那兩個人把老婦人的手脚綁了起來。少婦想要逃跑，可是身體軟弱，懷里又抱着孩子，沒跑几步，他們便捉住了她，把她拉回來，也捆綁上了。尽管老婦人吱吱噥噥地叫嚷，少婦尖聲地哭喊，他們還是若无其事地伸開腿四仰八叉地躺下睡了。

早晨，白人談來談去不離水。下一個水潭在哪兒？土著女人是否願意帶他們去取水？老婦人仍舊默默無言，態度堅決；可是少婦口渴了，做手勢央求一口水喝。白人只是再給她咸肉吃，卻不肯從水囊里倒出一滴水給她。他們把水倒進一只杯子，當着她的面自己喝起來。

這個詭計很妙，他們是知道的。他們以前也這樣試過。給一個土人吃熏肉或咸肉，而不讓他喝一點水，等他渴得發狂時，自然就會領他們到最近的沼地或水潭那里去。他們相信少婦懂得他們要的是什麼，她會直奔水源去的。

一個白人把她扶在他的馬上。她死活不肯離開她的嬰兒。他的伙伴把孩子扔給她。他們騎馬走了。

“加必！加必！”（水！水！）那兩個白人不住叫嚷。少婦哀泣，遙指一座青山的斷脊。她要帶他們到那里去。老婦人隱入樹林不見了。

這兩個探礦者在那座隱藏着天然井的青山麓下暫住下來，但很快部落里的男人們向他們進行了襲擊，標槍橫飛，好象黎明時的一陣黑雨。後來，有人在庫爾加迪發現黃金的時候，在那口井的附近也發現了白人的尸骨。

當這土著少婦卡爾古拉把這關於白人的故事講給丁尼·奎恩聽的時候，她已經是個老太婆了。他們並不是她所遇到的第一批白人。那天生下的那個孩子已經死了。後來卡爾古拉又生了一個孩子，是個姑娘，名叫米莉。那是多年前她在路上同另

外两个女人一起被白人擄去后生的。

卡尔古拉一辈子坚守着本族的风俗习惯。虽然多少年来，如同本族的男男女女在分散各处的采矿营地里来来往往，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对白人的恐惧和憎恨。

第二章

丁尼·奎恩最爱畅谈早年的经历。

他是个老探矿者，健壮、机警，瘸了一条腿，蓝眼睛里闪着嘲弄人的光芒；他在1892年9月随同第一个驮子队循着阿特·贝莱的足迹从南十字出发到库尔加迪去的时候，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丁尼说阿特·贝莱鞍囊里装满黄金，骑着马越过盐湖来到的那天早晨，南十字已经十室九空了。

那是个凉爽的春天的早晨。山麓和新建区附近的浅水塘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由远处看来，白色的窝棚和砖房好象是撒在那里的一把贝壳。屋里大都死气沉沉，空无一人，那些矿上的棚屋和上层的索架死寂地呆在那里，不再发出任何响声，它们的长长的蜘蛛腿似的木柱直捣云天。

然而，那座落在矮山上的新建区，在一望无际的灌木丛中，却是文明的前哨，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人所不知的孤岛。深灰色的灌木丛在浅蓝色的天空下一直伸展到远远的天边，在这方圆几百哩的一大片神秘的荒野中只有矮小的树木和砂石重迭的山丘。

南十字！几年以前，这地方忽然出现，就象和它同名的那一

星塵的星星，在黑夜里突然出現一樣。那些星星指引着一群探礦者找到了水、找到了黃金，所以他們便把那個地方叫做南十字。它駁倒了說什麼在西澳大利亞永遠找不到在數量上有利可圖的黃金的那些預言。

在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的一些較老的殖民地，地價先是猛漲，接着又急速回跌；銀行破產，天鵝河移民區接着就遭到了經濟蕭條的嚴重打擊。南十字發現了含金礦脈的消息，使西澳大利亞終於捱過了這種蕭條的局面。

不久，探礦者、礦工、商店老板和投機商人蜂擁到來，遍布在從海濱到南十字一帶林木茂盛的山脈和廣闊的平原上。他們或者隨同大車和重載馬匹趕了二百四十哩的路程，或者擠上那深入到繁榮的牧場中心諾薩姆的火車，然後再坐牛車走完最後一段路程。那亂成一團的小火車，為數不多，班次又少，實在应付不了涌向新金礦區的人們的運輸要求。

關於在叶爾加恩山發現黃金的事，有過一些動人心魄的謠傳，因此患著黃金狂的人們就開始踏上征途，一路上寧可有時徒步走上一個月，夜間露宿道旁，也不願輕易耽誤了發財的機會。他們夢想在西部鮮有人迹的廣闊的荒野中會有一個新的巴拉拉特城或班迪戈城。

南十字在一種近於瘋狂的樂觀情緒中成長起來了。探礦者們從周圍地區帶著好消息源源而來。就憑著些含有金子的碎礦石辦起了許多公司。在鐵工的鎔爐里冶煉的第一條黃金引起了天大的希望，雖然那條黃金結果是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飛了。不久福萊塞公司、福萊塞南方公司、中央公司和中央分公司雇用了兩三百個工人開采起來。那個新建區從一些零亂的帳篷擴展到了一條街道的規模，兩旁排列着用洋鐵皮和護壁板釘成的小木

房、用烂泥和粗麻布修成的茅屋、商店、酒館和矿務督察員的一个法庭。

但是在漫长干旱的夏季，食物和水都很稀少。少量的淡水只能靠露头的花崗岩层附近的几处水潭供应。土坑里的都是含盐質的水。要使它供人窖飲用，必須裝置起蒸餾器来。含盐的水对刚运来的采矿机也有严重的破坏作用；腐蝕了鍋爐，搞坏了碎石机。福萊塞公司挖出的矿石虽似表明金矿在望，但很久却仍只見到一种黑色混合物而已。

股票跌得一錢不值，經濟蕭条开始了。接着一位新經理的来临和处置盐水的新方法的发现，才使那些矿厂又有了一番起色。結果由于机器里排出的废料和盐水的作用，从黑色混合物中提炼出了純金。碎矿石的价值提高了。可是生产成本也增加了。公司压低了工資，于是引起了矿工們的罢工。

“靠矿主們願意付給我們的那点錢是活不了的。”丁尼說道。“伙食費和水費那么貴——別忘記，福萊塞公司还一直在发紅利哩。”

金矿停业了，有办法离开的人差不多都离开了矿区。有几个矿工还不肯走，希望金矿复工，或者希望在附近各处废矿里找到点金子，来維持生活。在希望之山，有两三处露苗的地方，还可以开采出在数量上仍屬有利可图的黄金。那里的探矿者們仍繼續用他們得来的极少量的碎金去換取粮食和水。可是，在阿特·貝萊騎着馬越过盐湖跑来的那天早晨，垂头喪气地呆在酒店附近的，大部分已只是些一时走不了或在等着給赶馬人作零活的矿工和采矿者了。

他們在街上踢足球，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騎馬的单身人。本来，一个疲憊不堪的探矿者騎着一匹筋疲力尽的馬

从一趟远行中回来，原没有什么新奇。阿特·貝萊满脸鬍鬚，渾身肮脏，无精打采地坐在馬鞍上，他的馬身上粗糙得象麻袋一样。在他騎着馬踉踉跄跄来到街头的矿务督察員办事处以前，沒有人認得出他是誰。

这时，他两肩有意摆出的一副姿态，和他把旧毡帽拉到脸上，对酒館那边一眼也不睬的那副神气，却引起雀斑琼斯的疑心。

“这是誰？”他問道。

“噢！”丁尼回答，“我敢担保，那小黃馬是阿特·貝萊的，別瞧它累得好象更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阿特从酒館和老朋友旁边走过，連眼睛都不瞟一下！”

他們注視着那騎馬的人，他在督察員办事处門口把馬勒住，使劲拖下他的鞍囊，搖搖晃晃地走进了那簡陋的棚屋的大門。

“老天爷，他准摸着点什么了！”比尔喘着气說，于是那些年輕人全围了过来。

“他是和哈利·福特两个人四个月前沿着亨特的途径走出去的。”有人說。

“他在两个月前回来取粮食的时候，湯米·塔波特就認為他已經找到黄金了。”雀斑琼斯想起來說。“湯米还买了三四匹野馬，叫哈利·貝克和迪克·福塞跟他一起去看貝萊到底在干些什么。”

大家的眼睛都在閃閃发光，一陣兴奋的情緒激动了原来很緩慢的脉搏。不多一会，酒館附近的每一个人都慢慢向督察員办事处走去。他們全往門口挤去的时候，在那里，看見了他們梦寐以求的东西——成块的黄金，夹杂着石英片岩的黄金，好几百